



四書匯叅

論語

二

正

仁心  
2673  
24-2



仁 12  
2573  
卷 24-2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二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敦復堂

同  
本  
子  
心  
也  
贈

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  
不如此便不是德○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  
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  
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 北辰北極天之樞

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北辰為天之樞何也曰天員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  
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  
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  
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七度之中常居其  
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  
見皆是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  
取譬亦可見矣○語類北辰天之樞紐樞有五星其前一  
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  
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曰極星也○北辰是那中間  
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入要取此

為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  
之樞紐如那門簾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  
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  
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近樞底點  
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按邵子曰地無石  
之處皆土天無星之處皆辰此可見北辰之為無星處矣  
○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  
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  
之心也○問太乙是甚星曰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  
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  
主極如帝都○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物橫直居中兩  
頭捩定一頭在地上是為北極居其中不動眾星環向一頭  
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按此即或問所云樞紐  
不動之處在乎南北之端也○合訂北辰如輪之轂如磨  
之臍如門之臼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故注謂之不動如  
人主憂勞無逸裁決萬幾而垂裳恭己人自不見其作為  
之迹也輯語北辰居其所是動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敦復堂

歸之其象如此語類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是箇濕底物事火便

相似○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否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不是欲以德去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籠了○為政以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作為但德修於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有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德按政皆自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非是德故為政以德裏出德亦即在政中見天下見政固非見德故為政以德須向渾成合一處理會不是政自政而德自德○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如何不做只是不生事擾民但以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太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之自是不勞力禮樂政○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力禮樂政

刑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在德上做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燈便自明○輯語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箇圖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眾星共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指出無為化神之意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類以德則自然感化耳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精言玩程子然後二字分明見無為而歸惟篤恭正己者能之黃老清淨不濟事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輔氏曰范氏正推演程子之意至於曰化曰信曰成等語則併舉其效而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語類如以物蓋盡

衆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衛

風美文公秉心塞淵駟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

章摘句云爾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類若是常人

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

上達也○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性情之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性情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性情之正好底詩便吟咏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故三百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所以皆存之者所以欲使學者知所勸懲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又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又曰言詩之功用能使人思無邪也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

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語類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

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也○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入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有一箇思無邪○文集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

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創之資耶而况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駁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或問變風鄭衛之詩安知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媒娼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聖人亦何取乎爾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鑒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耳○輯語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有先主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人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

則太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類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按此可為讀集註分別內外註之法。○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

故謂之誠。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按知要非本義所重然一言可以蔽三百即思無邪為讀詩之要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蒙引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

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說統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條

當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及道。免而無恥，之，不從自不得不以刑齊之。政刑只是一套事。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語類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

之心未嘗忘，是就他免時本自不知恥矣。按集註為惡後然。○或問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以免於罪戾耶？豈冒犯不義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按此與集注苟免字似稍異。朱子恐後學看得苟字太粗，故於或問復發此論。然又云專任政刑之弊，其流必至於此。則苟免之云義正渾備。○問道之以政

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  
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  
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政刑來  
又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之事

###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  
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

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  
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類道  
之以德

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  
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  
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  
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改及又曰才說禮

便自有箇中制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  
所向慕其間資稟信向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  
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  
賓嘉須令一齊如此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  
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若只道之以德  
而無禮以約之則儻統無收煞去處古人比閭之法比  
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  
教人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  
賢作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  
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  
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  
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  
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  
而有以至於善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  
箇有到處如格於上帝格於文祖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  
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  
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六本已立但民之感發  
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



使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按以恥格分承上二項於義亦通然此只是一串事似總承較渾必截然分屬豈德化獨不能使民至於善耶亦難為所感深所稟厚者地矣○按上節云免而無恥此不獨云有恥而進以且格兩相激射為極力歆動之詞以見為治者宜審所尚也要之有恥較重到得自恥時自有不格不休之勢原非兩截且字須善會一說格正也書曰格

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語類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

只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便不是了○近見一朋友道德功術策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政刑德禮四者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問專用政刑是霸者事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太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主以示之義他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條辨看來兩節分別處只在四箇以字用政刑者亦是教民向善豈不假德禮名目但自家先無德禮之實其所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德禮不借政刑彌教但自家躬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德禮也四以字是兩邊喫緊處○輯語看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朱子又恐人偏廢政刑故於外說員謂德禮中原有政刑只專用之政刑也○精義楊氏曰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精義楊氏曰

先主非不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或問：謂其意則甚善，而微有異乎此章之意？愚按：斯言細體味之，自見然於深探其本之指，固可相發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

之道也。或問：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語類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

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別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

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人不志學，有兩種：一種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為之，不厭。○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志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感知天命與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按此亦言其槩耳，實則知行劃然分開，不得。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或問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于學積十五年

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語類問志學與立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  
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  
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為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問此章要緊在志  
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問志學章曰  
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  
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  
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  
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述朱十五年而一進十年而一  
進朱子於夾縫中層層補出正有實地工夫在不是忽然  
恁地一蹴而至也愚按此章六箇而字節節着精神聖人

自道語全在此討分曉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

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  
知明見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  
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張子所謂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也○語類立時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  
如破竹迎刃而解矣蒙引申之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無疑則應  
酬日用之間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問四十不惑五十知  
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  
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  
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  
原一線來處  
便是天命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精義謝氏曰不惑規畫事理而

無疑。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

或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

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此也。蓋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

至善無妄之理而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

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

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

此矣。○語類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

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又曰知天命便是不。

惑。到至處。○問不惑是知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曰。

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覺得皆天命。天理又。

日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

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

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輯語問五十而

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

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工夫喫緊在

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

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愚按雖是一節輕一

節。然所云大段着力。不得此中消息。愈微工夫。一節更難一節。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或問所謂耳

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

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語類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耳順則凡耳聞

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

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

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

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絡索都見了。聽最是人所不  
着力處。聖人到得六十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  
不用思量得。聲才入心便通。只是道理爛熟耳。陳氏曰  
才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  
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說統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條辨耳順不是任  
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并是在心之源頭上見得。任  
五官四體都是知之。道理活潑流行。第於耳驗之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從心所欲不踰

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及  
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  
為終也。語類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

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  
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  
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體  
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  
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  
甚次第。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  
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  
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  
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按此條最宜善  
會。當以後所載。紹開編一說。參之。聖人表裏精粗。無不  
照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  
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問從心所欲。蓋  
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  
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  
謂大方。豈真法度也。○輯語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  
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為  
至善。方是聖學。愚按於理固重在示。踰矩然在聖人。分上  
却重在從心所欲。即心即矩。渾是一團天理。胸中自然流

出若但取必於不踰聖人豈待七十時哉故下三字須緊  
 粘上四字讀○新安陳氏曰常人恣其心之所欲烏知謂  
 知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太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  
 矩○雙峯饒氏曰矩字尤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  
 行是要踐此矩守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  
 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  
 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  
 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  
 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員行欲其方  
 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程子曰孔子生  
 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程子曰孔子生  
 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  
 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理以  
事別性以  
 入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  
 也自天命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觀之則天

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  
 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程子  
 特以三者之初非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  
 二物而有是言耳  
 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語  
類  
 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胡氏曰聖人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  
 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  
 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  
 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語類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汝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

即孟子勿助勿忘括盡聖賢教人大指○不可躐等而進是將六而字逐節挨排看不可半塗而廢是將六而字通章聯貫看輯語所謂後十年消息已在前愚謂聖人生知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

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

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語類問志學章曰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

學也是眾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己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眾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眾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紹聞編十五古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十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朱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其謂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此二語又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輯語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箇名目教人○聖人工夫只一片去而道理境界循節相生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按東萊說聖人無謙是本無限量不  
曾滿此語極有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新安陳氏曰無

違二字簡要而含蓄大有深意○翼註夫子非故晦其辭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背於理了但其說未嘗故語樊遲以發之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

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翼懿子得聞之也○精

往向是也與旨不同旨乃其言之精微可味處無違二字道理渾含所包甚廣而夫子意中所指却在不可僭禮上凡言指字當以此類推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

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撥則其葬

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

嗚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

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

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

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

豈務為險語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

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語類不以禮亦多端有

苟直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

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

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底

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

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困勉錄此禮自天○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

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

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類無違通上下而言

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

一語一齊包在裏○問胡氏為其所得為曰只是合得做

底○東陽許氏曰此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

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

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繞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雙峯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紹聞編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此一句最當深體○唯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如曾子臨終猶啟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即此一念真切之心充之何所不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按此不失身不義亦自包括得到○翼註唯者惓惓懇懇之意不作獨字看愚按註中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與下唯恐句緊相貫注常以為憂正見其無所不至若以上二句

開下二句合誤將唯字作獨字看不見吃緊矣故體註不止文義須在語氣疾徐呼吸間理會方免於隔壁聽耳○  
 語類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說當如此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其所以愛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語類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管得疾了按此可見前說凡所以守其身句自有無限含蓄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

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

乏也

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犬馬也或問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隸以卞至犬馬也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耳語類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愚按說人子該敬只是平常說到不敬便同養犬馬雖鉄石人聞之膽落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

警發之也

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

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

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語類人子胸中才

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惟愛親之色為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

以為為故子夏問孝夫子答以色難曰此說亦好。○義府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為難蓋念念在

親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溢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也非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

和敬二者每有所不足追思常有餘恨有親及養者其猛

省而力行之。○輯語不說色應如何舜之齋慄有齋慄

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

以難也。○温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轟

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

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

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

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

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

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

義而或少温潤之色須識此意。○條辨色難不是全脫了

服勞奉養說惟服勞奉養之間皆愉婉之所形則無非深

愛之所流注但深愛却包得廣故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

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難亦通。胡氏曰舊說添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

也。深長。○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類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

皆有意於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

論語集註本義滙考 卷二 為政 七 敦復堂

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心。○子游為入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篤志之論。亦可見。○問夫子答二子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太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方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

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語類問省其私不必指燕

居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入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紹聞編此說。私字與集註異。集註明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則非念發慮趨向之私矣。○退對進見說。乃顏子退。非夫子退也。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愚聞之師

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

思惟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  
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心目之間  
也。○精言深潛純粹。是他本領如此。默識心融三句。就與  
言時推論其與聖言契合之妙。是不違所以然。并足發根  
苗。一齊該在裏內下。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  
故字便一氣承接。

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

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精義伊川曰

道無所不悅。故如愚。曾子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

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

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隣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

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待坐而退。夫子察其燕

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之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

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

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

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

其獨也。○語類問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

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

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相湊。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

問也。○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只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

不悅。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以觸其機

乃能通曉耳。○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

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問默識心融。曰說箇融字。最

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下句在

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

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

條目。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問如愚。曰未

子與言之時。只是一箇默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

發明其意義。似不默如克己復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

以發。莫是發明夫子所言之指。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

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

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真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

論語集註本義卷二為政三 敦復堂

則足以發乎夫子之言也。又曰：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聽之，似全然不曉底人。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木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瞭而益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未賓使民如承太祭，充之則辟面益背。此之謂也。又曰：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集註謂坦然而無私之際尤見顏子得真箇便去做。○或問：小註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四書通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功。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此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集解終日二字是一章眼目。下面神理俱從此生。若但從實處理會，不違是知之真足發是行之至如愚，只形容不違不愚，乃實證足發實理。只數言可了，但本章語意煞甚曲折。

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即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發，則不但退省無庸，即如愚二字亦成剩語矣。聖人固不是乍疑乍喜，然既與言至於終日將胸中蘊奧罄盡吐出來，非比三言兩語而默然聽受，毫不疑問。夫子信顏子雖深當亦有未敢遽信其足發者，故必親自考驗見其內外相符微顯一致。然後知其不愚。註中下一知字，然後字固是體貼夫子抑揚宛轉之神，然亦正見得夫子當年不是憑空撰出許多說話。徒作形容顏子語也。故足發從不違出，不應看作兩截。顏子身中自是如此。若在夫子口中，則省字從不違生出。亦字亦從不違轉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末句就如愚下一轉語。曰：回也不愚。津津讚歎此際正須善會。語類云：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為邦兩章而已。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看來終日二字自是下兩層精神團聚處。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精義伊川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無矜無諂，此謂觀人之法也。

謝氏曰：視其行事也。○松陽講義：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欄柄。臯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條辨：事既未善，已是小人，更看甚意所從來，惟事既為善，須更看意所從來者善否。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行小人之實，莫教所以掩過了。故直斷他不得為君子。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語類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就他心術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所安集註：下得樂字，極穩。太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強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問：視其所以，章所以是大綱，自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

論語集註



人是為惡底人如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  
是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已若以為  
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為  
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胸中樂與不樂若中心樂為  
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樂不在是  
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  
處最是難事必在已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理道而能  
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初間才看善惡便  
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  
其所安有不是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不好  
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肯必不會有終松陽講義  
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識之辨也○翼註  
據其所字之義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所不安當云察  
其心之所安在是在是體注自明○說統安是心安意  
肯須於無意中察之○條辨所由在意上說即事而推為  
是事之隱念也所安在心上說即意而究主是  
意之本心也故熊氏謂意是發端心是全體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 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語類問觀人也有自善而

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  
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  
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在如曰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松陽講義此  
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集解不是聖人有  
心刻覈當看上文三箇其字所字三所字是事跡隱微自  
然呈露三其字是本人所自具我不過不為揜蔽耳重言  
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如此非自誇神鑒欲發人之隱  
也○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

也語類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  
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  
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  
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名讀底其初也却好  
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又如委託人事若  
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  
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輯語程子所謂  
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  
視觀察定盤針子○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  
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  
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語類

知新謂温故書而知新義○温故方能知新不温而求新  
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又曰是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  
精勝似舊時所看○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温故而  
不知新者發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心無所得雖温故亦

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這語意在知新上○  
温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若温故而不  
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温故而  
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道理即這一箇道  
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  
理會得了時時温習覺滋深長自有新得○温故知新  
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  
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  
道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朱  
氏公遷曰温故知新中庸是兩件事論語是一件○困  
勉錄工夫只在温故意理重在知新○精言中庸訓温故  
以温言只是保其所固有此處知新緊從温故出故以  
尋繹言尋是搜尋沒頭緒處尋出頭緒繹是紬繹有頭緒  
時盡其頭緒此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温訓尋繹乃對記  
問而言徒記問便不能知新若果尋繹豈有不知新之理  
所謂温故而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温故也温字要認得真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

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記問之學不足為

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常活不死殺矣記問之學只緣這箇死殺了  
學只記得箇硬本子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雖是  
千卷萬卷未有不窮○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  
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為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  
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  
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  
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  
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只耳文字之  
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  
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  
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  
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  
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  
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  
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  
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

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  
不暇於為師矣○語類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  
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  
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  
這上面都別生意思○或問小註此  
章重學貴心得上不重可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精義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

尹氏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如此君  
子無施不可安得而器之○語類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  
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  
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備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處更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吃菜根底人那有道出來  
也做一事不得那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

做得一件事。○問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君子自不及聖人，然本章却是說他好處，不必以聖人相形。○人心至靈，均具仁義禮智之性，以學力充之，自無所施而不通。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具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材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愚按：體無不具，意即在君子二字中。○輯語：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

耳。字外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

於既行之後。或問小註：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行後從皆順矣。○按：本文曰：先行其言，則所重自在行了。

却如何說是指君子之言，蓋因子貢居言語之科，故於其問君子而語之曰：君子之言，非徒言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如此，則語意自明。而答問之指亦得。○語類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億

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未皆論得有看實處曰此說得好○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  
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  
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為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  
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或以言為主而  
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  
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愚按其言二字  
就本句看只在君子心坎中合下句看乃是從之之後追  
出大意只是先行而後言耳聖人當日却不如直喝集  
註亦以羅紋體釋之就言上摩挲宛轉鍼砭子貢與他章  
泛論言行平舉者不同平舉言行則行字去聲讀此只平聲宜辨

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類大意只說先行其所

是看出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  
告之以此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  
明之無有說  
不出之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精義伊川曰周為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  
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或問申之曰周而不比比故不周  
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比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  
故不周者推其意而言之者也程子之意其以是互相發  
焉謝氏曰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  
私好則何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為周  
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子之事壯士  
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可以知君子之不  
○南軒張氏曰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  
之無不得其分益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  
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周之與比天理人  
欲不容並立也○語類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皆是與  
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  
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

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者大而徧之謂此便小所謂兩兩相此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一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義府人無一日不與人相處所以處之者自以親厚為道然其公私之間不可不察也故以君子小人別焉。○愚按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恩威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此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

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語類問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又曰外面相似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西書通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難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愚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四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比字一面似只以周此對言其義已了然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兩兩對勘非以周尚疑其為比正以不比乃益見其周欲學者力爭乎毫釐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語類學是學其事如敦復堂

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  
 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  
 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所做事上體察  
 則所思者虛見耳無可據之地此心終是不安穩須是學  
 與思互相發明○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  
 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  
 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  
 不熟則兀臬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  
 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  
 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梁邊去射也如何得○  
 文集學是做效現成底事故讀誦各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或問思學罔殆之辨既曰昏且  
 危矣而又係之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  
 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  
 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  
 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  
 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蒙引學者之  
 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

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  
 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  
 然則各有偏之弊矣○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  
 有攻木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攻金之工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精義  
 日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公之道皆異端也○語類攻者  
 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  
 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  
 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專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要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自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條辨異端原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當道理處要說動天下也是難。惟專治而欲精之。便是於不當道理處說出道理來。不合人心處。打入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磨鍊安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去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墨皆是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惇德惇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戒。已是闢楊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語類問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可勝言佛氏如何又却

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入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入問佛氏所以差曰勞初頭便差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

汝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下人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語類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了

按強不知以為知病根從好勇生來非其有心自強也所謂自欺之蔽亦然故夫子告之曰我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語類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不知者以為知。而無界限。了若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子路性勇。怕他不能隨事精察。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精義楊氏曰。以不知爲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不知爲知也。故語之如此。○論語述知。之爲知之。不軒朗而覺悟警策。不安於所已知之意。亦即存乎其中。故曰。是知也。學者反身體認。自見聖訓之深切。○南軒張氏曰。是知也。是乃知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輯語首句。空說箇知之。道中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

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知字。字字不同。東陽說猶籠統在。○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精義伊川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有可知之理乎。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語類誨女知之乎。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文集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以欺人。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已。則格致誠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

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

○子張學手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四書

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于祿發○延平答問古人于祿之意非後世之于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始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按學字宜一小頓蓋於其為學之時流露于祿之心此亦從子張務外看出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入故多尤愚謂多

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語類

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為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聞見亦可互相發明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亦有見而言者愚按聞見既以分屬言行只合照本文為得○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聞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殆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未見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方見得果是如此這裏方可將眾說相磨擦方見得疑殆分明○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者

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既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按此將三截折疊說來一步趕進一步為則字作勢見寡尤悔之難○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蒙引寡尤寡悔不止帶慎言慎行來連多聞見闕疑殆都併入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疑殆不闕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可以言可以行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疵均之不免於尤悔也○輯語曰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而後僅得寡也兩則字是難辭○問子張學于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放鬆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條辨干祿原無別法只是美言高行以動之蓋同一言行無所為而為之便是實學有所為而為之便是干祿矣只一點有所為而為之心聞見可不多疑殆不知闕而言行斷不愼矣何也以只在外面鋪排而不於實地

用上教他箇寡尤悔之理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類子張學于祿

要他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于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本求此而得彼之義君子求其在己而已然而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又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問答于祿之語意曰孔子不教他于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于字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于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尤悔何暇有于祿乎之心○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

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語類問聖人不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要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命他自理會已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按此正發明程子使定其心及惟理可為者為之之指若云修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矣。○故程子云修天爵則人爵至朱子謂其說得重了正此意也。○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聞見而擇之審擇之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

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主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按末段與本

指無涉而議論有關世道故備錄之。味其言意在復鄉舉里選之法但後世行之而夤緣奔競弊更甚於以詞藝取士是在主持世道者善行之而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係辨舉錯得義只是當下合宜而已

未嘗以此求民之服而順天下之至情則人心自服服亦

非感恩戴德之謂直枉之利病於國舉錯之與利害亦

是後一層只此當下得義處民自服矣。語類是便是直非便是枉。諸眾也攢片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入故曰

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屬人心故曰錯諸直。說統提出舉字作主只不舉便是錯兩諸字宜玩蓋邪正不兩

立舉一直則諸枉皆在所錯矣舉一枉則諸直皆在所錯矣按此與前說可互參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

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類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

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

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說

又推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

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

照得人破。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

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

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致乞師於越而卒以

旅死哉。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

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

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

則民敬於已說統莊如正衣冠尊瞻孝於親慈於眾則民

忠於已語類莊只是兩事孝以躬率之慈以恩結之孝是做

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民方忠於已若徒

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眾或慈於眾而無孝親底樣子都

不得紹聞編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

事君底樣子慈者所以使眾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

如父母如此看方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民忠於我處孝

慈並看然未有恩虧於骨肉禮闕於閨門而能慈者也是

孝又慈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

之本也善語類若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

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

義府舉善則未至乎善而志氣強者固已奮矣其志氣弱

者安於不能而已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而

安於不能者○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

亦無不勸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

者矣語類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

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曰

也是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

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

已豈有謀利計功之心於其先哉義府康子之問病在

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

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輯語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

教復堂

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按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

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饋秋七月始葬於墓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後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是為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衎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而宋先入。季孫必欲抑使聽已喪五日。始得即位。非先君之命。而專受之於意。如是為定公不得正其始。自是為季孫所制。而不得有為。由其不孝不友。無政本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固非無意。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

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公沒。成王命君陳代之。

書云孝乎者

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便

友于兄弟。惟孝處當一讀。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

語類。惟孝友于兄弟。謂孝於親。友於兄弟。謂孝於兄弟。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

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紹聞編孝然後友。明皇之侍。睿

宗先薄矣。其友愛之。兄弟以宋主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紹聞編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本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此經之本指也。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

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精義。謝氏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

政也。父子兄弟。此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

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

人用之。不見其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少。天下皆亂而已。

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為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

任重者處之。猶以為不足。然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

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問夫子難

或人。故託此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看得好。○條辨。聖人作事。只是盡這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這本分道理。然四方八面。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為。則盡為。政之事。不得為。則自全。孝友為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遺彼。便不是聖人底話。○按。或問。以難以語。或人者。在陽貨用事。非可仕之時。然愚謂。不若對定公言。為得立言微指。故集註特揭定公初年。不及陽貨。若謂。或問云。然則。或問於范尹氏言。孝友之施於家。駁其非是。意在主國政言。而集註則仍主家政。可知。或問儘有未定之論。不若從集註之穩。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

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喻。吾集注本義。匯卷之二。為政。三。敦復堂。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精義范氏曰車無輓軌則跬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里鄉黨而况其遠乎。語類問集註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以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日然。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說統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以為入全在信若無這點真心實意面自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碍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輓軌便已失其所以行之具矣何以字方鞭辟得緊。集解言語無實則自是之不可行只為世人以欺罔變詐為巧為智以受其欺罔變詐者為拙為愚故聖人就他放下一層直刺心坎曰彼無信之人固自以為可吾不知其可也看似付度商量實則當頭棒喝可字須放活不知字乃偏搜得緊下乃借車以曉譬之末句何以行之雖是說車却正點醒不知其可處東陽許氏謂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向以為切喻看來尚

似添入牛馬一層不知直就車之無輓軌入之無信合下勘定更警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

知乎。集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如國祚修短時運興衰皆是夫子所告只言理。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

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邢疏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

人道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邢疏人生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

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邢疏王者必一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質

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帝

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

○語類忠質文忠只是撲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

質制度而未及於文來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來然亦

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

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

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

誠慤直無質可言質與文對質便自有

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尚質耳

三統謂夏正建寅

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類問三統

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

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

為入正又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

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

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有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

為一會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運有十二世以

小推天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

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

謂之開物人物開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

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年好有五六

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

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

而復始所以無窮也○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

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或問王者受命而改

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

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

孔氏為得之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

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朔殷周以征誅得天下所以改正朔

易服色以新視聽○新安陳氏曰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

王者居正之義○吳氏程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

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語類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雖不可如此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地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

不得。○綱常千萬歲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出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如此。但這綱常自是壞不得。○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抹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耳。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三代之禮。木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為父。李斯等為臣。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也不多。○或問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以甚異乎秦也。

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亦皆  
 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  
 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  
 出此但其得失有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  
 不驗乎○紹聞編蒙引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  
 可知不待言按可知兼因革已然而此○所因如湯纘禹舊  
 革而何下又云所因所革亦不過修人紀敘變倫等事亦皆有  
 已然之迹故可知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  
 如文質三統豈外三綱五常○條辨所損益所字即緊根  
 因字來損益只是因中之損益可知不徒是說損益可知  
 乃是說所損益之可知知著眼所字自脫離因字不得○  
 愚按所損益應屬上五字為句可知也三字另為一句則  
 書旨自明○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  
 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  
 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  
 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

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古而不易制度隨  
 時勢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  
 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輯語子張欲知來夫子只  
 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  
 者其本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一邊不重損益○  
 愚按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  
 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暴秦無道畢竟是始皇為君李  
 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奔禮義  
 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  
 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扶植

綱常而不以已與及其敝也即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  
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為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  
如此則興如彼則亡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  
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為三代而下井田廢封  
建裂為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  
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井田封建特損益中之  
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  
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所以卓  
為至論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山川大夫

祭五祀庶人祭祖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  
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  
其鬼也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如今人祭甚麼廟神或  
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問旁親遠族若無後

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入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  
當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  
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  
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戶灶  
亦可祭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其所  
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  
所見但為之不為所以為無勇也  
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  
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為按此推上一層理固  
如是但夫子語氣只就不為上斷他無勇○精義范氏曰  
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  
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  
祭非其鬼者為諂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翼註諂與無  
勇俱就上文而斷  
之不作推原說



